



《元曲吟镇江》栏末赘语(九)

——元曲中的镇江游踪风影：三山·中泠·海门



文/祝诚

“往事越千年”，沧海变桑田。元曲家到镇之处，往往会变得难以认定而莫衷一是。“思君若风影，来去不曾停。”（南朝陈后主《自君之出矣》）那随风飘荡的踪影究竟是指何处？我们且来捕“游踪”之“风”，捉“游地”之“影”。

此三山非彼三山。“三山”一词，较早的有神话传说中的“海中三山”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载：“齐人徐福等上书，言海中有三神山，名曰蓬莱、方丈、瀛洲。”后人为延续这美丽神话，便选择黄山、庐山、雁荡山（或峨眉山）作为“人间三山”了。而镇江的“三山”，先是指“城中三山”，即日精山、月华山、寿丘山；后又推而广之，指“京口三山”，即金山、焦山、北固山。镇江元曲中的“三山”究竟指何呢？如乔吉【中吕】满庭芳·渔父词：“疏狂逸客，一樽酒尽，百尺帆开。划然长啸西风快，海上潮来。入万顷玻璃世界，望三山翡翠楼台。纶竿外，江湖水窄，回首是蓬莱。”此曲写江上高挂“百尺帆”驾“西风”而东行，然后当“海上潮来”时又逆风返航，只见他“入万顷玻璃世界，望三山翡翠楼台。”窃以为，这里的“三山”就是指的“京口三山”。否则，他就用“回首蓬莱”去望“海上三山”了。乔吉这组《渔父词》共20首，明确写镇江风光的就有3首，这只是

其一。因此，乔吉所写的“三山”及其“翡翠楼台”的文字描绘，比明人张莱《京口三山志》要早约150多年。而比清人张崧《京口三山图》的影像表达更早约500多年矣。

“中泠”“南泠”谁“一泉”？镇江元曲中，“天下第一泉”有两种称谓。如冯子振的《陆羽风流》云：“散蓬莱两腋清风，未便玉川仙去。待中泠一滴分时，看满注黄金鼎处。”可知陆羽是用“中泠”泉水点茶的。而张可久的《游金山寺》则云：“误汲南泠，笑杀吴侬，不记茶经。”却说“南泠”才是“天下第一泉”。孰是孰非呢？原来此泉当年是在金山西南的江心深湍石窟之中。根据汲泉经验，前人就有两种说法：一说泉在江心石排山的南侧，故称“南泠”；一说泉在石排山与鹤山之间，故称“中泠”（鹤山北称“北泠”）。后人认为，二者相近难以分辨，便统称“中泠”矣。原来“中泠”“南泠”，皆指“天下第一泉”。

“海门”意蕴待推敲。吟咏镇江海门的诗词很多。最著名的要数唐·李涉《润州闻暮角》：“江城吹角水茫茫，曲引边声怨思长。惊起暮天沙上雁，海门斜去两三行。”镇江元曲中也有描述或引用。如马致远【双调】寿阳曲·平沙落雁：“似鸳鸯失群迷伴侣，两三行海门斜去。”又如张可久【越调】凭阑人·众远楼上：“钓船归水村，雁行出海门。”海门，乾隆《镇江府志》卷二曰：“（焦）山之支东出，分峙于鲸波弥淼中，曰海门山；唐诗称松寥、夷山。”清人杨荣《京口山水志》亦云：“焦山东北江中有两小岛，‘分峙江中，若双阙然，故名海门。”这可说是镇江海门的自然地理定义。它有时便代指焦山。

但从前人表述来看，其范围要宏大得多。据《新唐书·韩滉传》云：“滉建节润州，造楼舰三千柁，以舟师由海门大阅。”说韩滉曾建造三千艘楼船战舰并由海门大阅兵。那么这里所言之“海门”，就不是指“两小岛”了。《宋史·韩世忠传》记载：建炎三年（1129年）金兀术分兵渡江，韩世忠屯兵焦山，后在江上决战十回大获全胜，将金兵围困于金山附近之黄天荡48天。《宋史·张世杰传》也记载：德祐元年（1275年），宋将张世杰统帅万艘战舰，亦鏖战于此。可见所言之“海门”，就是指以海门为地标的镇江金、焦之间的广阔江域。长江镇江段，唐时江面宽四、五十里，宋元时仍宽十八里。原来这里曾是演兵场、古战场。故范仲淹诗云：“北固楼高海气寒”（《寄润州庞籍》），清人蒋士铨诗亦云：“大江横截广陵潮”“海门寒日射金焦”（《润州小泊》）。这可说是镇江海门的历史地理表述。它有时便代指江海交汇处或金、焦之间广阔江域。

不止于此。宋代高僧了元（即苏轼好友佛印）住持焦山寺后，发现海门就是“佛经之王”《华严经》所讲的海云比丘所居的“海门国”。所以他写有《焦山十六题》，第一题就是《海门国》诗：“二山对峙高扉，江海滔滔向此归。谁谓鱼龙无阃闼，须知天地设枢机。百川赴似群蛮贡，万派奔如列郡围。况是华严真净界，古今旌表镇巍巍。”可见诗里写的海门是指的“华严真净界”。这可说是镇江海门的宗教地理内涵。这时它便指代“华藏世界”。对此，张大华《天开胜境话焦山》一书特辟专章论述。

总之，“海门”，既要据词释意，更要据文揭义。

雪乡的夜

文/钱吕军

一场大雪突降江南。望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，思绪不禁随之飘到了东北的雪乡，那是我去年春节假期东北之旅的重要一站。

雪乡，但听名字，就觉得应是一个神秘的地方。

记得，那天起了个大早。我们坐着从哈尔滨驶出的旅游大巴，一路疾驰向雪乡进发。途中，经地导“村长”建议，大家在一个不知名的山村，体验了一次马拉爬犁。木制的爬犁，一头连着马身上的钢架，一头接着载人的车厢。车厢下面架着的不是车轮，而是两根长长的木轨。马是当地的马，高大而健硕，身上披着厚厚的毛，拖着长长的尾。据“村长”介绍，这里的马极其耐寒。那时的东北正值最冷的时节，我竟发现，卖力拉车的马儿身上渗出了汗珠。

汽车抵达雪乡时，虽然尚是下午4点多，但那里已是夜幕低垂，华灯初上。简单吃过团餐，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夜游雪乡。

夜幕下的雪乡，是极冷的，也是极美的。游客不自觉地停下脚步，掏出手机拍照。领队杨剑曾多次带旅游团来过雪乡，颇富经验。他带领我们首先参观了雪乡博物馆，了解当地的人文历史。随即穿过滚滚人流，从“‘爱在雪乡’旅拍基地”大门进入，快步来到一条依山而建的木栈道，拾级而上，步行不过百十米，站在一处悬于半山腰的休息平台，便可俯瞰雪乡的夜。

天地皆白的山坳中，散落着几十栋低矮的土屋。远处的房子隐藏在夜幕下的皓雪中，不可胜观。稍近处的好似童话里的

雪屋，人字形屋面覆盖着厚厚的积雪，如同戴上了一顶顶雪毡帽，别有生趣；庭院内外的物件上积着厚厚的雪，像极了从雪地里长出来的白蘑菇，个个撑开了伞，一簇簇、一片片。

所有的线条都是柔和的，颜色却不是单一的白。因为灯光的差异，或是雪面反射的缘故，墙角边、屋檐下以及室内有亮光处，都被涂抹上或淡黄、或金黄的色彩；稍暗处，又呈现出或淡蓝、或深蓝的色彩变幻；悬挂在院门前、屋檐角的灯笼，用喜庆的红色点缀其间。

据“村长”介绍，雪乡出名前，因地处大山深处，交通闭塞、生活贫困，当地百姓纷纷逃离，有的房屋仅以五六百元的低价即卖掉了。后来，偶因一期“爸爸去哪儿”栏目在此地拍摄而闻名全国。现如今，雪乡已经成为东北旅游的网红打卡地。在我们入住的那天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就多达几万人。旅游旺季，有的房子一个季度的租金，竟高达四五十万元。

看来，不仅绿水青山能换金山银山，覆盖这绿水青山的皑皑白雪也能换来金山银山。



挚友

文/焦嘉境

我的身边，有这样一位挚友。

她的长相虽然普普通通，但那份独有的清澈平和的目光，增添了几分温和的气质。

我和她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她的性格和我很相似，这使得我们成为知己。不过，要说感动，最难忘还是在那节体育课上。将记忆的琴弦拨回那天，那节体育课老师宣布要测八百米，这使得我顿时心怦怦跳了起来：怎么办？长跑可是我的弱项啊！不过，就在这时，她从后面来到我的身边，拍了拍我的后背，幽默的调侃道：“你放心，你五十米跑那么快，八百米肯定也是小菜一碟。再说了，还有我这个跑得慢的当你垫背呢！”听到这，我不禁被逗得信心大增，来到了起跑线，和她站在一起，准备“并肩作战”！

随着老师的哨声响起，我们都像箭一样飞奔了出去，我们俩一直肩并肩，都随着对方的呼吸频率有规律的用中速在跑，在快到冲刺的第三圈时，我因为体力消耗过多而无法加速，呼吸也变得逐渐急促，就在我快坚持不住时，她从侧面跑到我身旁，低声道：“快加油，调整呼吸，盯着那条终点线，你就一定可以。”在她的鼓励下，我先放慢速度，在调整好呼吸后，和她一起奔向了终点。

在生活中，她也总会在我需要时及时伸出援助之手，和我共渡难关。有一次，我们表演完后卸妆，由于没有镜子，我无法卸干净妆容，就在这时，她拿来了卸妆棉，在我的脸上滴上了卸妆水后，将我的脸洗得一干二净。